

Copyright © 1975, 1977 by John Cheev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7) 第 4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鹰者监狱 / (美) 契弗 (Cheever, J.) 著;

朱世达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2

书名原文: *Falconer*

ISBN 978-7-5366-8487-4

I. 猎… II. ①契…②朱…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8782 号

猎鹰者监狱

LIE YING ZHE JIAN YU

[美] 约翰·契弗 著

朱世达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李杰

特约编辑: 张慧哲 谢仲伟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25mm×1280mm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50 千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约翰·契弗是美国近代文学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一生写了一百九十余篇短篇小说，1977年精选其六十一篇作品结为《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赢得当年普利策小说类文学奖。他195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华普肖一家》，嗣后发表《华普肖丑闻》(1964)，《弹丸山庄》(1969)，《猎鹰者监狱》(1977)，《天堂逸事》(1982)。

契弗1912年5月27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小镇。他就读于该州南布伦特里的塔耶学院，这是新英格兰一所古老、刻板的学校；当契弗进校时，拉丁语和希腊语仍然是必修课。在回忆这段学校生活时，契弗写道：“回忆起来，这学校似乎是相当令人歆羡的。校舍是世纪初的建筑物，偌大的窗扉，显得异常的沉郁。因为教室过于宽敞，冬季无法保暖，所以校方允许我们在拼写、变换拉丁语动词时，穿大衣外套，戴帽子、围脖和连指手套。我父亲的一位堂哥，曾经留学希腊，给学校遗赠了他几乎所有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艺术雕塑。就这样，我们戴着耳套，嘴里呵着顷刻变白的气，置身于一大群裸体的男、女雕塑之间。当我后来渐渐长大，才真正意识到这种情景令人默默辄然的讽喻。我当时关心的是，学校并不致力于给我们以教育，而只是追求让我们全考上哈佛大学，并能在那儿循规蹈矩，至少待上一年。”可是，这种教育并不是契弗所喜欢、

所追求的。十六岁那年，他拒绝背诵希腊剧作家的名字，这些剧作家的作品他一部也不读。因此，他被揪往校长办公室，校方很快开除了他。根据这次被开除的经验，他写了一篇小说《被开除》，描述他对现存的机械式教育制度的失望情绪，寄给《新共和杂志》。当时，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马尔科姆·考利正在《新共和杂志》当编辑。考利给契弗写了一封回信，说准备刊登。契弗当时正在缅因州，收到信后欣喜若狂，为了庆祝这一事件，初夏的一天，他独自登了一座山。那年秋天，契弗到纽约找考利，考利在自己寓所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契弗。于此，开始了契弗与考利持续一生的友谊。契弗后来回忆道：“考利无异于我的父亲，而我是他的学生——也许是个半路出家的学生。”考利后来又把契弗介绍与《纽约客》编辑凯瑟琳·安吉尔·怀特相识。契弗于此就成了《纽约客》的主要投稿人，经过怀特的手，发表了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说。

契弗的短篇小说大都以新英格兰小镇和郊区为背景，以优美的文体家的风格，以简练、自然、毫不矫揉造作的笔调刻画人与人之间极其细腻、微妙的关系。他笔下的妇女，往往婚姻不幸，脾气古怪、厌世，永久地绝望地沉迷于爱情的幻觉之中，而他笔下的男子每每热爱妻子、孩子，热爱家庭生活，希冀过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希冀又每每与他们冒险的本质、肉欲、生活的神秘感相冲突。如 1953 年早期短篇小说集《巨大的收音机及其他》中的《再见吧，兄弟》。关于这个短篇，作家曾写过一篇短文《发生了什么》，说明他构思这篇作品的经过。一次，在度假时，作家想借棋子、棋盘以及下棋所付的代价，以说明在一个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一定的勒索性，他安排主人公猝死在棋盘上。

后来，作家度假回来，环境变了，他把生活中一些片断的回忆和经验与度假中构思的小说串联起来，写成了现在的《再见吧，兄弟》。契弗说：“一个星期五，我写完这篇故事，感觉无比的快乐；我把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化妆舞会和发生在山峦间的弈棋——看来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事件——串联在一起，写成了一篇故事。人生没有比这更叫人快乐的事了。在故事里，那些看来似乎是互不相干的经验发生了联系。这证明：人生本身就是一种创作的过程，人生千姿百态，都是通过有意的安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东隅，必收之桑榆。”契弗写得最好的《乡下丈夫》男主人公弗朗西斯·威德就是他笔下人物的一个典型。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典型的新英格兰郊区。正是对郊区中上层住宅区的关注，对郊区社会与文化含意的关注，使他成为了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郊区作家”。他的小说很多是描写夫妻关系的，在很多的场合不是描写夫妻相爱，而是描写彼此厌恶，彼此都不忠实。然而他们都是有教养、有脸面、按时上教堂的人，他们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公共的面孔。据契弗的女儿叙述，契弗与妻子的感情长期不和，因此，他对这种特殊的貌合神离的关系深有所感。契弗对生活在郊区的美国人的心理了解十分透彻，他每每用非常幽默的笔触描写他们内心的矛盾、他们的虚荣和他们的痛苦。

契弗是一位擅长用其独特的冷峻的幽默笔触写作的文体家。他着意刻画他们在乡间田园诗一般的宁静生活，远离尘嚣的欢乐和烦恼，寂寞和哀愁。他的小说反映了20世纪初世袭的中产家族在日益工业化的美国生活中的命运。他们的感情生活和他们所创造的郊区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是相忤逆的。郊区轮廓分明、错落有致的建

筑以及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与郊区居民错乱的本性恰成对照。契弗借以幽默的笔触揶揄这些无所事事、养尊处优、颓废的中产阶级。这些特殊的一群住在阔绰的郊区，孕育出病态的心理和骄奢淫逸、纨绔的作风。正如契弗所说的，这群幸运的、有足够时间和金钱自由发展其才能的人们，却辜负了这个机会，精神生活异常贫乏，成为一系列反常、怪异行为的俘虏：虚荣、酗酒、同性恋、人性的扭曲。正如约翰·厄普代克所评论的：“在美国当代小说家中没有人能与约翰·契弗匹敌。”

契弗在 70 年代初期曾经在辛辛监狱教授过两年英语写作。在监狱耳闻目睹的情景使他十分悒郁、苦闷。1974 年到 1975 年，契弗作为英语创作课的访问教授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其时，他患上了抑郁症，耽于酗酒，不得不被送往纽约州一家酗酒康复中心诊治、疗养。辛辛监狱的教书生涯和一个月待在康复中心的体验，给作家提供了创作《猎鹰者监狱》的素材。正如他自己说的，小说并非是“基于一次非凡的经历”，而是“我人生的一个总结”。这部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契弗的所有小说中，《猎鹰者监狱》是最具有批评性的。作家表面上描写的是一座美国监狱，娓娓道来监狱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种种污秽的、怪诞的、几乎荒唐的事件，实质上他是在描写“一切都乱了套”的人生和美国社会。

伊齐基尔·法拉格特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大学教授，因弑兄罪被判入狱。他是一个典型的契弗式的主人公：在家庭生活分崩离析的美国社会中一个异化了的中产阶级人士，一个生性天真、失却归属感的人物。他童年缺乏父母之爱，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想把他堕胎，兄长埃本是一个虚伪的君子。绝世佳人的妻子是一个自我陶醉

者和同性恋者，他们之间的“拌嘴跟念圣经和行神圣姻合礼一样成为一种仪式”。法拉格特之所以会这样，显然是因为他是一个充满虚荣和伪善的家庭的产物。“他家在政治、精神和性欲的水准上都希望成为全才。”他的爸爸是一个传统的美国佬，曾携带他去原野垂钓，训练他登山，但是当他不再尽这些义务时，他便完全不管儿子，自个儿整日待在特拉弗廷港口玩他的小独桅艇。他老喝醉，成天疯疯癫癫的。在他十六岁时，他爸在一张字条上罗列了妻子二十二条罪状，说她不配当女人、妻子和母亲，上演了一场死乞白赖要自杀的闹剧。他们总是气愤地跺着脚，不是冲出音乐厅、剧院、体育场，就是冲出饭店，从来不待到演出结束，便穿着湿漉漉的雨衣往出口处走。在去听一场音乐会时，还要装模作样地说：“倘若库塞威茨基认为我得听这音乐的话。”“他们也许患上了独居恐怖症，而用一种道德的义愤来掩饰这种病。”特别是那些中产阶级的太太们，看来非常慷慨大方，筹措金钱给住在地下室的居民买骨瘦如柴的鸡，或者筹办私人学校，到末了总是以破产而告终。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她们多少做了点好事，但她们的雅量经常是令人非常痛苦、令人啼笑皆非的。他自以为是的哥哥老是抱怨大多数侍者、酒吧侍童或伙计鲁莽无礼，跟他相约在饭馆吃顿午餐总是以大吵一场而告终。他当过兵，二次大战的生活使他变得粗俗而野蛮。正是战争使他走上了吸毒的道路。他想忘却痛苦的过去，也不去考虑未来。“昨天是忧虑的时代，肉欲的时代，而今天……却是神秘的、冒险的行针吸毒的时代。他的一代是吸毒的一代。”由于现实和理想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后弗洛伊德一代的精英是瘾君子”。

在犯人中有杀父者、杀妻者、小偷、强盗、绑匪，也有百万富翁、部长和副州长。那些狱卒既愚昧又可怜。作家描绘了一幅污秽

的监狱“河谷”、“拥抱腐朽和堕落的”同性恋和吸毒者的景象。作家用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美国社会中最底层者的命运，如小鸡儿，他将一生积蓄的钱都花在文身上了，专营爬窗户偷东西，为了糖罐里的八十美元他掐死了一个老太婆。他在世间没有一个亲人，拍了一张照也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地方可以投递。“他还不如死人。”富有含意的是，在他的闻名的文身图案上镌刻着但丁《神曲》中写在地狱之门上的名言：“来者放弃一切希望吧。”他本身无疑就是地狱的化身。

由于作家对新英格兰中产阶级的熟悉，他总是非常生动地描写他们在婚姻生活中的困惑和林林总总的怪异行为。契弗笔下那些富足的人们的婚姻每每是不幸的，夫妻缺乏心灵的沟通，各自在婚外寻觅情人的慰藉。这种婚姻只会扼杀人们的创造才能。法拉格特和他的妻子马西娅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烦人的婚姻的注释。马西娅对法拉格特说：“世界赫赫有名的性堕落，一会儿酒精中毒住院，一会儿沾上毒瘾，一会儿断胳膊断腿，一会儿脑震荡，而眼下又是严重的心脏病。这就是你给我的生活带来的玩意儿，可你还指望从我这儿得到善意。”在契弗的哲学观中，婚姻是另一种囚禁。

契弗对中产阶级的心理疾患十分熟悉，写那种神经兮兮的样子入木三分，如整天待在独桅艇中的法拉格特的父亲和穿礼服在加油站给人加油的母亲。他对中产阶级的心理描写与索尔·贝娄的不同。他在鞭挞他们的怪癖时，带有几分讽刺，不像索尔·贝娄那么哲理与深沉。文学批评家注意到契弗的反个性化倾向。他笔下的富有教养的中产男子，如法拉格特和他的家人，几乎都没有个性，他们只是不同的环境与场景中，如法拉格特的哥哥埃本和他的整天哭闹的妻子，表现出他们的虚伪、好色、偷情、虚荣、神经兮兮而已。

在那样的社会里，他们的反常行为，如自恋、同性恋和婚外情，被认为是正常的，人们就完全有理由纳闷，这个社会是正常的吗？

在《猎鹰者监狱》中，作家想表述他的哲学：“在所有表面自由的行为中总是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被困禁感。”他赋予圣博托尔夫斯镇（《华普肖一家》）或弹丸庄园（《弹丸庄园》）这种实际上的囚禁的含义。那些生活在郊区的中产阶级在这种自我设置的囹圄中，由于缺乏历史的使命感，缺乏真正生气勃勃的生活，陷于苦闷和心灵的孤独的境地。

作家正是从他对于囚禁的这种哲学理解出发，在一个社会的大背景下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梦、幻觉、回忆来展示小说《猎鹰者监狱》的主题。他描绘了一幅当代美国社会的讽刺画。作家所描述的监狱实质上是人生和美国社会的反映。“在所有表面自由的行为中总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被困禁感。”他试图通过人物变态的性苦闷来鞭挞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他在《老爷》杂志第三届年会上说，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就像是在地狱”。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唯一的立场只能是否定”。索尔·贝娄评论说：“这是一部非凡的小说。它非常粗放而又优雅、纯洁。如果你真诚地了解美国人的灵魂在体验什么，它则是不可或缺的。”文艺批评家弗莱特里克·勃莱契尔指出：“契弗的重要性在于他的道德的洞察力。”《猎鹰者监狱》显示了作家娴熟的写作技巧、训练有素的智慧和艺术上的认真精神。他无视传统的美学模式，进行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欧茨指出，契弗并不是想通过小说给人们讲述一个几乎是荒唐不经的故事。他在着意渲染弥漫于美国社会的一种空虚感。小说淡化情节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契弗在 1979 年 10 月 9 日在芝加哥为考利举行的一次宴会上

说，矫正他所描写的弊端的办法是“热爱生活，热爱人与人的交往”。他说：“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大众的幸福事业应该时时存在于我们的良知之中。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他把这作为一生创作与生活的准则。他说：“没有文学，我们就不可能了解爱的意义。”

谨献给
弗德里克·契弗

1

猎鹰者监狱的大门是犯人、探监者和职员进出的唯一通道；大门上面装有一面盾饰，盾饰上描摹着象征自由与公正的女神像，在两个女神像之间，镶嵌着显示政府至高无上权力的徽记。自由女神戴一顶头巾式女帽，手持一把长矛。表明政府作用的是一头象征联邦的鹰，鹰爪抓着橄榄枝和狩猎的箭。公正女神则是通常的那种形象，蒙着眼，手握着一把生死予夺的剑，在她那紧身的长袍里隐隐地透露着一种情欲。这浅浮雕是铜制的，但如今也晦暗了——跟没有光泽的无烟煤或缟玛瑙一般的漆黑。多少人从这盾饰下面走过，他们大多数把这盾饰看成是人类竭力用图像来阐释监禁神秘性的最后的纹章。人们猜想，从盾饰下面也许走过了上百人，上千人，也许上百万人。在盾饰的上方是这座建筑各种演变名称：猎鹰者监狱，建于 1871 年；猎鹰者教养院，猎鹰者联邦反省院，猎鹰者国家监狱，猎鹰者行为纠正所，最后一个名称谁也弄不明白：黎明院。现在里面住的是罪犯，狱吏全是些混蛋，典狱长统管着一切事务。名声往往是名不符实的，老天，但是，以有限的设施收容着两千名歹徒、恶棍的猎鹰者监狱跟新兴门监狱^①一样的有名。不再有水刑、一式的条纹囚衣、锁步和铁球脚镣；而在绞刑架曾经竖立的

① 伦敦旧城的监狱，1902 年废。

地方，则是一个垒球场。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奥本监狱^①还在使用脚镣。这你可以从奥本监狱犯人的吵闹声中得知。

夏末的一天，法拉格特（杀兄罪，判十年有期徒刑，编号734—508—32）被带进这古老的、带有铁窗的房子。他没有戴脚镣，但和其他九个犯人一起上了手铐，其中四个是黑人，全比他年轻。囚车的窗很高、很脏，他看不清天空的颜色，看不清灯光，看不清他正离别的这个世界的任何模样。三小时之前，有人给他扎了四十毫克的美沙酮^②，浑浑噩噩，我真希冀瞅一眼天光。他注意到司机在红灯前停下来，按喇叭，爬陡坡时踩刹车，然而似乎他们和人类其他成员仅仅只剩这些关联。人的难以估量的羞耻感似乎震慑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但是，铐在他右手的那个家伙却毫不在乎。他是一个瘦削的人，油光光的头发，一脸的疖子和酒刺，使他的面庞非常可怕地变形了。“我听说监狱里有个球队，只要有球可打，我就没事儿。有垒球打，我就能活下去，”他说，“能打垒球，对于我来说就够好的了。我不懂记分。我就那么着投球。大前年，我在北埃德蒙斯顿队自始至终不让对方得分，离开投球区的土墩，听见观众对着我直欢呼时，才明白过来。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个娘们儿睡过觉，从来没有过。我有时花个五角，有时花五十美元呢，我从来没有不花钱找到个婆子。我琢磨这跟不懂记分是一回事。没个娘们儿愿意顺着心跟我睡个觉。我认识好几百个男人，他们全没我长得帅气，可总是不花一个子儿就找到娘们儿，我从没碰到过，从没不花钱找到个娘们儿。我真想不花一个子儿来上那么一次，哪怕一次也好嘛。”

① 即奥本国家监狱，在纽约州中西部卡伊加县境内。

② 一种人工合成的止痛药，比吗啡更有效，使患者有较少成瘾的可能，一般用来作为治疗吸毒者的代用品。

囚车停下来了。法拉格特左手铐着的是一个十分高大的人，一步跨下囚车，将法拉格特绊倒在院子地上。法拉格特爬了起来。他第一回瞧见那盾饰，他想，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吧。他会在这儿撒手闭眼死去的。然后他瞅一眼蓝蓝的天，竭力想将自己的存在和那蓝蓝的天联系在一起，和褻渎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褻渎、污秽的语言已经在他写给妻子、律师、州长和主教的信中开始出现了。有一小群人瞧着他们快步穿过院子。他清晰地听见有人嚷道：“这些家伙看上去倒蛮不错！”那些人也许是没犯什么大罪的，只是一时迷了路而已；法拉格特听见一个穿制服的嚷嚷道：“转过身子去，说不准他们中有人身上揣着把剃刀。”这些没犯大罪的说的是对的。囚车和监狱之间的那片湛蓝湛蓝的天空，他们中有些人有好几个月没瞅见过了。多么的不同寻常，天空看上去是多么的纯洁！它们永远不会再显得如此动人、如此美好了。天际的光亮映照在囚徒的脸上，显现出一种十分丰富的目的感和无辜感。“他们宰人，”看守说，“他们强奸妇女，他们将小孩儿往火炉里塞，他们会为了条口香糖勒死自己的娘。”然后，他把脸从那些迷路者转向囚犯们，开始嚷道：“你们要做个守规矩的人，要做个守规矩的人，要、要做个守规矩……”他直着嗓子嚎道，好像火车的鸣笛声，好像猎狗的狂吠，好像深夜孤寂的歌声或呐喊声。

他们一个拖着一个地爬上楼梯，走进一间破旧的房间。猎鹰者监狱显得十分破败。人们所见、所触摸、所闻到的一切都表明这地方被人遗弃的程度。这地方的腌臢劲儿使人迅即得到一种印象，简短地说，那就是，虽然这儿北边有一座租借的死囚行刑前的班房，这地方肯定是强迫苦行赎罪等死的场所。铁栅栏好多年前上了白瓷漆，但是，在囚犯本能地手握的齐胸的那部分，珐琅早脱落了，露

出了铁面。在一间远一点的房间里，那个嚷着让他们规矩点儿的看守打开了他们的镣铐，法拉格特跟大伙儿一样，因为能自由自在地伸胳膊伸腿、耸耸肩膀而感到深深的快乐。他们全用手揉着手腕。“什么时候了？”那长酒刺的问道。“十点一刻。”法拉格特说。“我是问几月几号？”这人说，“你有只日历表。我想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嗨，让我瞧瞧，让我瞧瞧。”法拉格特摘下他的贵重的手表，递给那陌生人，那陌生人一把塞进兜里。“他偷我手表，”法拉格特对看守说，“他刚才偷我手表。”“哦，是吗？”看守说，“他真的偷了你的手表吗？”然后他转身对着小偷问道，“你这次出去待了多久？”“九十三天。”小偷答道。“这是你在外待得最长的一次吗？”“上一次我在外面待了整一年半。”小偷说。“这种怪事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看守问道。这一切，以及以后的所见所闻，使法拉格特渐渐失去了活力，他除了瘫痪和恐怖之外什么都视而不见。

他们被赶进一辆老掉牙的卡车里，上面放着几条木板凳，车沿着围墙里的一条路开走了。在路的拐角上，法拉格特瞧见一个穿监狱灰鼠色号衣的人在用面包皮喂十几只鸽子。这一情景在他心中唤起一种非凡的现实感，预示着一种神志清楚、精神健全的生活。这人是一个囚犯，他、面包和飞鸽，和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因为某种连法拉格特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理由，这人与鸽子分享面包皮的形象回响着遥远的古代的风习。他站在卡车里，尽可能长地观望着一切。走进一幢建筑物，他瞅见在天花板高处，水管上有一只业已晦暗的银色圣诞花环，它又一次激动起来。这里所包含的讽喻是陈腐的，但是，跟喂养鸽子的那人的形象一样，它似乎透露出一线理智的光。在圣诞花环下，他们走进一间房间，书桌椅子的腿残缺不全，木漆斑驳，桌面上横七竖八地刻着缩写姓名和污秽的画

面，这些东西，跟猎鹰者监狱里的一切一样，似乎都是从城里什么垃圾堆里拣来的。最初的一次甄别是心理测验，这种测验他在关禁他的三个吸毒者纠正诊所已经领教过。“你惧怕球形门把手上的细菌吗？”他读道，“你乐意在原始热带森林里狩猎老虎吗？”这些问题的讽喻性，比那喂鸽子的人和挂在水管上的银色圣诞花环所包含的讽喻性，就深度和动人而言，不知要逊色多少了。他们花了半天时间回答五百个问题，然后被赶到一座饭厅吃饭。

这比他在拘留所见过的房子要陈旧、宽敞多了。屋顶上桁条交错着顶在那儿。在窗台上有一只有柄的锡制大水罐，里面种了些马利筋花，花的色彩在那种肃穆的地方犹如一团火。他用一把锡制汤匙吃酸不拉叽的食物，然后把汤匙和盘子扔进脏水里。监狱当局严禁吃饭时说话，但他们自个儿强力推行一种隔离政策，黑人待在北边，白人坐在南边，中间夹着讲西班牙语的犯人。饭后，他们审查了他的体质、宗教和职业特点，然后等了好一阵子，将他带进一间房间，在一张东倒西歪的书桌后面端坐着三个穿廉价西服的人。在桌子的两端插着两面国旗。左边有一扇窗户，透过窗户，他可以瞥见一块蓝天，在蓝天下，他想那人也许还在喂鸽子吧。他感到脑袋、脖子、肩膀开始痛起来，他走到审判席前时，佝偻得厉害，他感到自己成了一个非常矮小的人，一个侏儒，一个从未经验过、体会过或者想象过放肆的伟大之处的人。

“你是个教授。”左边的那个人开腔道，他似乎是这三个人的发言人。法拉格特没有抬头瞅他的脸。“你是个教授，你的天职是教育所有希望获得知识的年轻人。历来的经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而你，作为教授，一个负有智力与道德影响责任因而出众的人，却在危险毒品的驱使下，犯下了可怕的杀兄的罪愆。难道你不

感到羞耻吗？”“我希望咱们先说准了保证我能拿到我的美沙酮。”法拉格特说。“哦，你真不知羞耻！”这人尖声喊道，“我们这是在帮助你。我们这是在帮助你。如果你没有廉耻感，你就永远别想在文明社会中占有你的位置。”法拉格特没有回答。“下一个。”这人喊道，有人带着法拉格特到背后的一扇门边。“我是小不点儿，”那儿有个人对他说道。“抓紧点儿。我不能一整天只伺候你一个。”

小不点儿的体形真是吓死人。他长得不高，但躯干显得十分的不协调，衣服只能为他特制，尽管他吆喝着抓紧点儿，两条粗实的大腿也使不出什么劲儿，走得非常慢。他的灰白的头发剃成一把刷子似的，你甚至可以瞅见他的头皮。“你待在 F 牢区，”他说。“F 意味着性交啦，毒瘾者啦，傻瓜蛋啦，同性恋者啦，初犯啦，跟咱一样的大屁股啦，鬼怪啦，丑角啦，宗教狂热徒啦，联邦调查局侦探啦，销赃贼啦，敲响屁啦^①。还有好多，记不得啦。琢磨这玩意儿的那小子归天了。”他们沿着一条地道的斜坡上行，一路聚着一堆堆的人在聊天，好像在大街上一样。“依我看，你在 F 牢区只是个过路的，”小不点儿说，“你说起话来那么逗，他们会让你去 A 牢区，那儿关着副州长啦，商业部部长啦，全是百万富翁。”小不点儿向右拐，他尾随在后，走进一扇敞开着的大门，来到班房。跟这监狱里的一切一样，牢房破旧不堪，杂乱无章，散发出一股股难耐的恶臭，但他的班房却有一扇窗户，他走到窗户跟前，瞧见一块天空，两座高耸的水塔，围墙，牢房，以及他进来时磕绊跪在地上的院子。牢房里的犯人对他的到来显得非常的冷漠。他铺床时，有人问道：“有钱的？”“不。”法拉格特说。“没毒瘾？”“有。”法拉格特说。“你口交吗？”“不。”法拉格特回答。“你冤枉了？”法拉格特没

^① 这些名词在英语中第一个字母均为 f。

有搭茬儿。有人在牢房背处弹起吉他，用一种走调的肯塔基州土嗓子唱道：“我奏起无辜的布鲁斯音乐^①，我一直怨恨在怀……”他的歌声几乎难以分辨，因为各种各样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大吵大闹——播音的啦，唱歌的啦，乐队演奏的啦——听起来就跟大街上打烊时分或者更晚些时候一样的热闹非凡。

谁也不跟法拉格特说话，熄灯之前，那个唱歌的——法拉格特从他的嗓音分辨出来——来到他班房门口。他骨瘦如柴，苍老，嗓音很轻，听上去让人很不好受。“我是小鸡二世^②，”他说道，“别指望找到小鸡一世。他伸腿闭眼了。你也许在报上读到过关于我的消息。我可是一条以文身闻名的好汉，爬窗户偷东西，我的拿手好戏，钱全花在身体艺术上啦。改日，咱们哥们熟了，让你瞧瞧我的照片。”他斜瞟了一眼，“我来就是告诉你，这是个错误，乱了套，我是说让你这样的人蹲在这儿是乱了套。明天，他们还不会明白。得一两个星期才会回过味儿来，弄清楚了，他们会后悔，会觉得没脸面，会感到对不住你，在第五大道赶着买圣诞节礼品的人群中，州长会来亲你的屁股。嘿，他们会后悔的。因为，你瞧，我们每蹲完一次监狱，即使咱真有罪的犯人，总会碰上一桩美事儿，比方说找到一罐黄金啦，一注青春泉啦^③，看见一片大海啦，一条河流啦，以前谁也没瞅见过，至少呢，总会有一盘配上烤土豆的、大块的上等牛排吃。每次蹲完监狱之后总会碰上好事儿的，所以我想告诉你，这全乱了套啦。在你等着他们明白错误之前，会有人来探监的。哦，就凭你坐着的这神气，我敢说，你有成千个朋友啦，情人啦，当然啰，还有一个老婆。你老婆会来瞧你的。她一定得来。她

① 爵士音乐的一种。源于美国黑人的劳动歌曲与宗教歌曲。20世纪初开始流行。

② 小鸡在美国地下社会的俚语中意为同性恋者。

③ 传说青春泉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饮此泉可返老还童。